

芬芳  
一叶

## 蝴蝶酥

◎小茹

在上海街头随便走走,大小糕点店里总能看到蝴蝶酥。

蝴蝶酥是海派西点的代表作之一,因其状似蝴蝶而得名。民国探案剧《旗袍美探》里,苏雯丽带着小桃子去中央巡捕房送下午茶,小桃子给心有所慕的沈警官带去了蝴蝶酥,苏雯丽也给罗探长送了一盒蝴蝶酥。不苟言笑的罗探长竟然吃得欲罢不能。虽说影视剧略带夸张成分,不过作为下午茶点心,蝴蝶酥是当仁不让的首选之品。据说当年张爱玲下午茶的标配,就是一杯浓咖啡,配上一份蝴蝶酥。

要说上海滩哪家的蝴蝶酥最有名?那得属国际饭店的西饼屋。它究竟有多受欢迎呢?一个参数是:饭店的西饼屋外没有一天不排队。我曾在烈日下排了近一个小时的队伍才买到。蝴蝶酥是国际饭店的招牌点心,分大小两种尺寸。大蝴蝶酥带甜味,小蝴蝶酥是芝士咸味。蝴蝶酥的最大特点在于一个“酥”字,与别家的蝴蝶酥相比,国际饭店的蝴蝶酥更加蓬松酥脆、奶香十足。

仔细看国际饭店蝴蝶酥的造型,大的像翅膀展开的蝴蝶,小的则是标准的“我爱你”的心形形状。吃蝴蝶酥时,想起诗人海桑的一句诗:“有蝴蝶不请自来,一对是梁祝,单只是庄子。”梁祝之恋可以说是中国最家喻户晓的古代民间爱情故事,故事中浪漫主义的深情打动了一代又一代人,一对翩翩起舞的蝴蝶在脑海中烙下深印。《梁祝》的精神是什么?其实就是真爱,有了真爱才能够流传至今。这与“我爱你”的心形蝴蝶酥造型不谋而合,于是我想,为何苏雯丽和小桃子带了蝴蝶酥去中央巡捕房呢?多半因为蝴蝶酥就是象征爱的点心吧。

如今物质生活丰富,吃蝴蝶酥不再觉得有多么高档,更多时候吃的是一种情怀。犹记2022年春天居家隔离期间,有一日,看到小区“团购日报”上出现了毕庆铺子的蝴蝶酥,当下惊喜万分。电影《爱情神话》里曾提到上海天钥桥路毕庆铺子的蝴蝶酥好吃,之前一直没能抽空去尝一尝,没想到竟然在疫情期间团购到了。收到毕庆铺子的蝴蝶酥,我一下吃掉了四个,觉得那是我有生以来吃过的最好吃的蝴蝶酥。其实,我判断不出究竟是因为毕庆铺子的口味特别好,还是因为封控在家的我缺少美食已久所以觉得特别好吃,也许更多是后者吧。无论如何,于我而言,蝴蝶酥从此是与“幸福”二字联系在一起的。

有人说,美食给人带来的不仅仅是味蕾上的感触,更是一种爱和记忆的表达,深以为然。所以,现在的我不再纠结到底哪里的蝴蝶酥才是最佳味道,只要是蝴蝶酥,大小糕点店里的都是美味的,因为现在的蝴蝶酥对我来说已经变成了一款有故事、有回忆的点心。



格桑花

◎佟潜喆

## 先生之风 山高水长

◎倪怡中

静好的日子里穆烜先生悄然走了。这些天里,我心里总想着那句“五山苍苍,江水泱泱,先生之风,山高水长”,近年居留沪上日多,也因疫情,和穆老已经许久没有见面了。得到消息,我和同事到天福园,和张謇研究中心同人一起向穆老照片三鞠躬,扩音器里轻轻播放着穆老选定的歌曲。

我到图书馆工作就认识了穆老,他常来古籍部静海楼查阅资料,同事告诉我,他是南通博物苑书记,是位学者型领导。后来发生的一件事让我对他另眼相看。20世纪90年代初“下海”“有偿服务”风刮到图书馆,静海楼底层的礼堂会议室准备改建成娱乐性场所。电视台到现场采访,受访人中只有穆老是馆外的,记得是大热天,他穿着短袖汗衫,对着镜头毫不含糊地说,静海楼是李一氓题名的专用古籍藏书楼,不宜做娱乐之用。那时他已离休,却多管了这得罪人的“闲事”,文化人擅论短说长,知行合一者少,穆老却敢于说真话。

还有一件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。有一天他打电话来说,他捐赠图书馆的一本《张孝若欧美演说稿》,现在文化馆书摊上出售。馆藏图书散失在外,何况是穆老赠送馆里的,这是事故,我立即赶到文化馆,果然找到了那本书。书里有穆老题记,还意外发现一张代写的借条,说是从古籍部借出,带到南京给

严学熙阅读。摊主高兴地说,书是从北京旧书市场拍买来的。我想事情应是这样:南京大学的严学熙教授是研究张謇的专家,有人到南京去,就借出这本书带给他看,严看后没有归还,他去世后书流失出来,出现在北京,被高兴遇见买回。高兴知道了这本书的流转经过,很配合我们的工作,将书仍以北京拍买价格转让给馆里。一件可能危及图书馆声誉,特别是损毁捐赠者信任的事就这样顺当地解决了。我赶到穆老家中,说明事情原委,代表馆里向他表示歉疚,他没有丝毫愠色,只轻轻说了句,以后馆里借出图书要及时催还,要严格制度。

钦鸿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,在南通现代作家及其作品的挖掘、整理和研究中都作出了很多贡献,因此被穆老赏识。钦鸿逝世第二天,穆老就写出《钦鸿,是上海送给南通的文化精英》一文,娟秀工整的2000余字一笔不苟写满了两张A4纸,长者对后辈送行已让人伤痛,深挚的爱才、惜才之情更令人动容。文中说,往往穆老提供线索,钦鸿就能找到资料,李素伯、王尘无、尤其彬、顾民元等南通前辈作家研究都取得丰硕成果,他们成功合作,编辑出《江村纪念文集》,他们还商量,“按江村遗愿,应在家乡为他建一诗碑,碑上置江村头像,碑正面刻曹禺所题‘长念早逝诗人江村’,背面刻

上江村怀念家乡的名诗《嘉陵江水静静流》。”穆老还说,最好请张瑞芳来写这首诗,钦鸿随即写信给张瑞芳,她书写后寄来,还在《文汇报》上写了文章。

那时提倡贺年明信片拜年,每到新年,总能收到穆老寄来的贺年片,他亲笔写一两言简意赅的勉励和祝福话,总是让我感到无比的慈祥 and 亲切。有一次在穆老家,他拿出一本纪念册,要我在上面写几句话,我翻开一看,里面有沈启鹏、尤世玮、赵鹏等学人的题字,穆老的抬爱使我有点惶恐,我嗫嚅着说,我想一想,下次来写吧。现在想来,这好像是我们的最后一次见面了。

我曾打电话给穆老,说要去看他,他说,你不要来,有事在电话里讲好了。我去问金艳,她也说,最近不要到穆老家去。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,心里一直纳闷。这几年疫情又一直不断,看望穆老的事就延宕下来。

穆老对南通文化的贡献厥功至伟,南通文化史上自会有浓墨重彩的一章。但于我而言,穆老不但是我“与君一夕言,胜读十年书”的忘年交,更是我每每请教而获益良多的师者,是我敬重的尊者,他的道德文章早已被我奉为楷模。如今哲人其萎,西南营、银花苑聆教犹历历如昨,想到这里不禁使我黯然,恍惚若失……

心窗  
片羽

## 做胃镜

◎汤凯燕

做胃镜。喝完麻药不久,咽喉处便有钝感,侧身而卧,眼看着医生持一根粗管直直戳来,全身毛孔几欲炸开。胃镜室老师握着我的手,嘱我放松。可怎么放松?身体不是意志所能控制的,它拒绝,它抵抗,它不愿让外物窥探。然而,那根粗管毫不留情地穿过我的食道,进入胃,巡视每一寸。所有的褶皱纹理,人绝对的不美,全在一只冰冷的眼里。

我仿佛垂死的虾,身子蜷缩着,颈脖一伸一伸地,任由摆布。这时意识到真的只是躯壳、是容器,物有破损,因此需检视、需修补。

昨夜仰头望天,月亮和星星在黑暗上空如悬浮的明灯。古代,它们陪伴夜的旅人,遥远而亲切,予人无限遐思。终于有一天,人们懂得了,那里无非是些裸露的石头,奇幻瑰丽的童话破灭。

管子仍在身体内探寻。人的内里无甚稀奇,不过是淡粉的黏膜。整具躯体用解剖学看来的确不稀奇,皮肤与骨与血肉与神经的组合。但它们是如何运转,驱使着我在世上一日行动着、思考着?仍有许多未知,即便已开始用计算机模拟,甚至计算机的算法远超人类,人类还依然保留着无法计算到的复

杂情感与创造思维。

人类太好奇了,总有一天会把自己完全分析透,所有复杂的隐秘,独有的个性都会消失蒸发。当人类意识到自己如同月球一样贫瘠,大概再也不会像莎士比亚那样自信地、充满感情地赞颂: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!多么高贵的理性!多么伟大的力量!多么优美的仪表!多么文雅的举动!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!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!宇宙的精华!万物的灵长!

魔术揭秘后只是一片荒凉,所以人类最好还是保留些神秘与幻想为好。